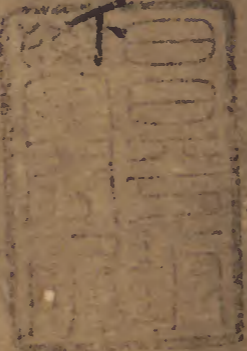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一五三〇類
 二五三〇號
 九一函
 一三架
 八冊

內閣文庫
 漢書
 二五三〇
 九一函
 一三架
 八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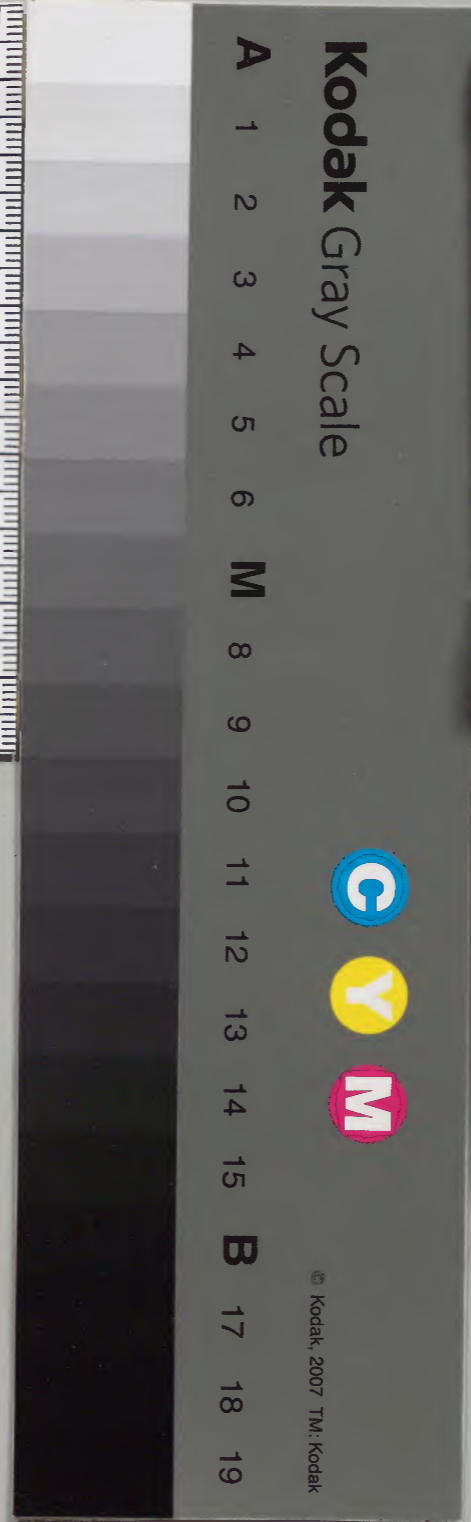
吳子上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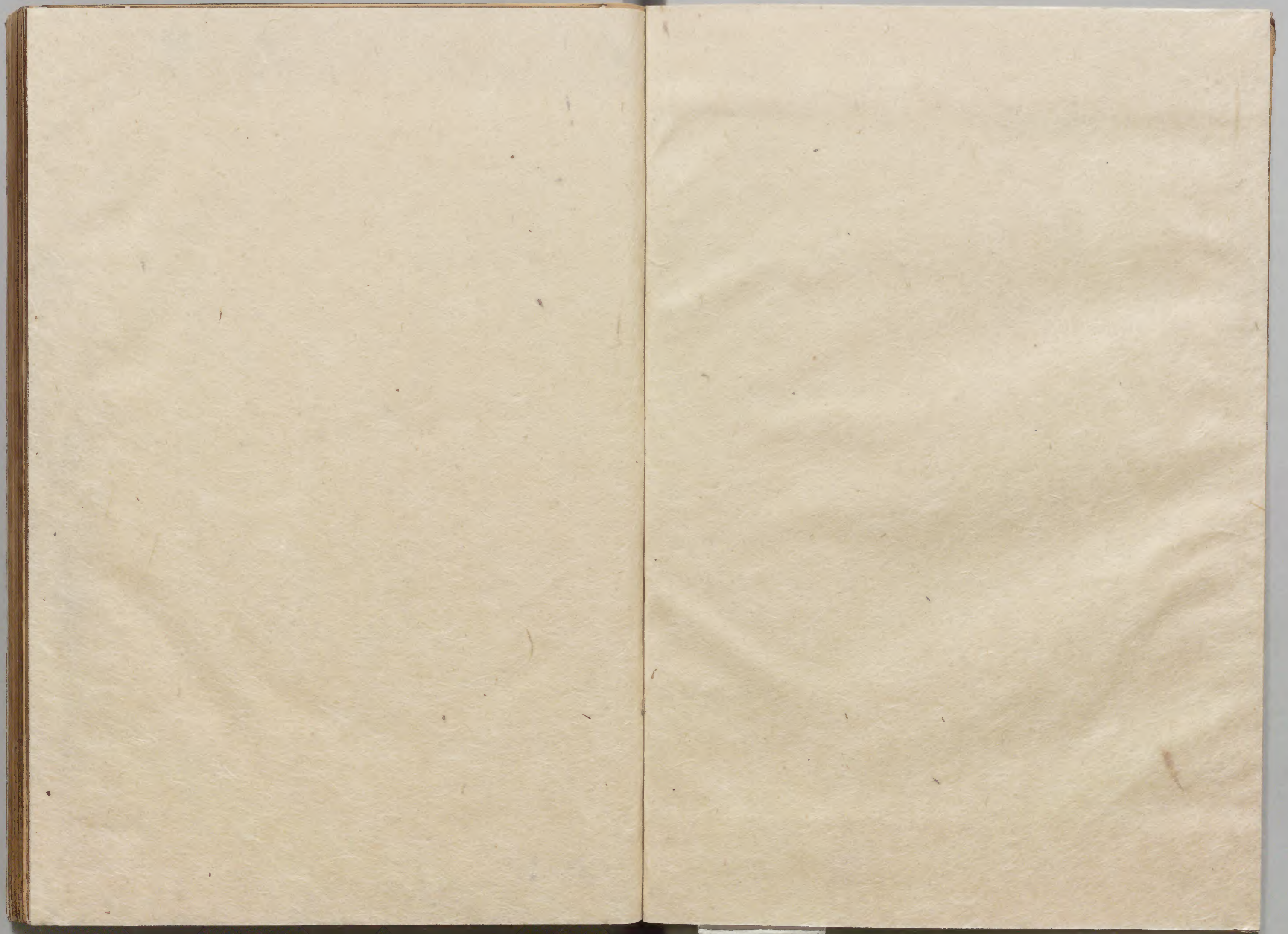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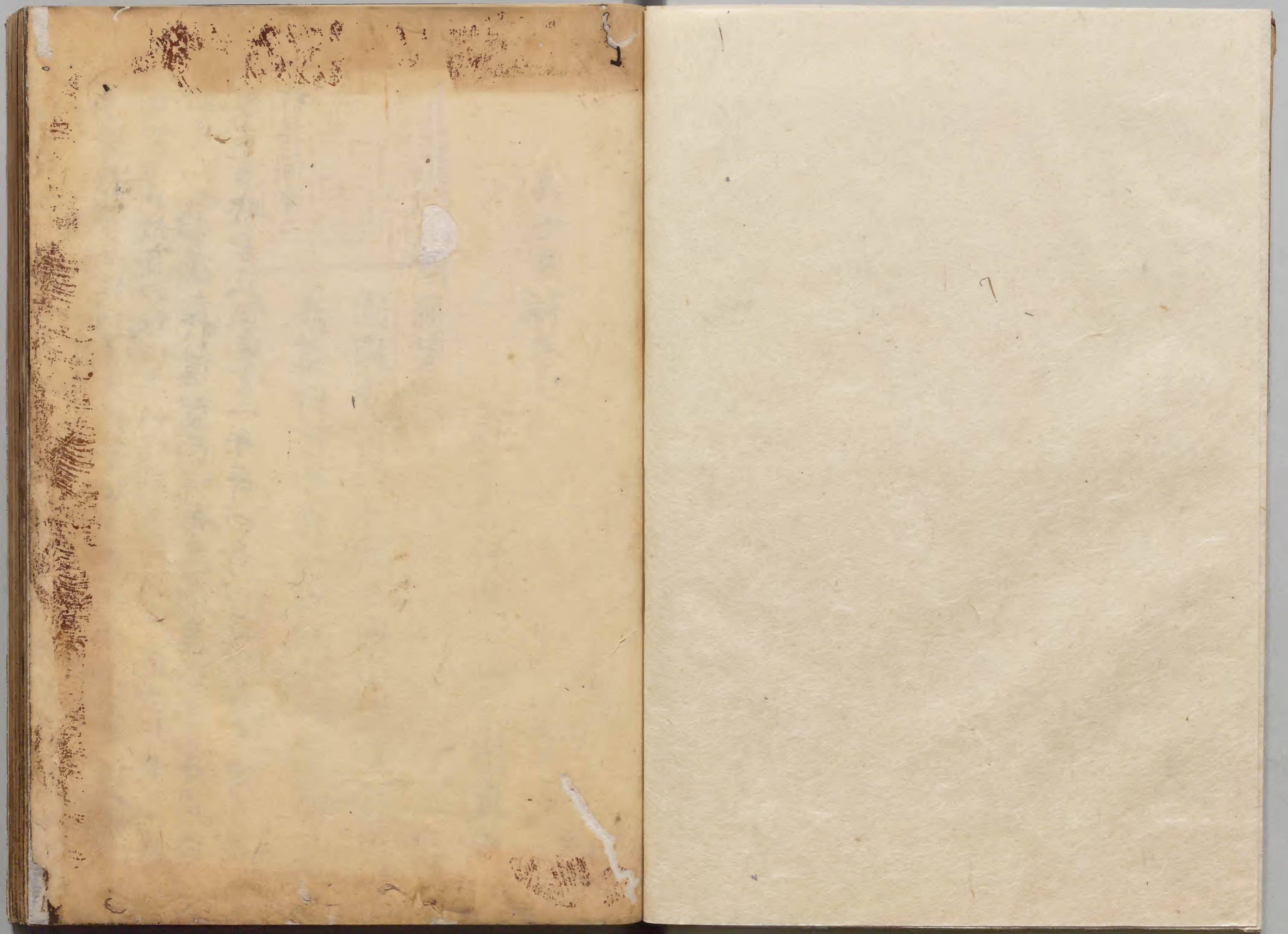
吳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530
冊數	8 (1)
函號	299 214

299-2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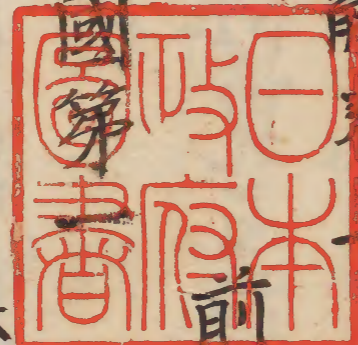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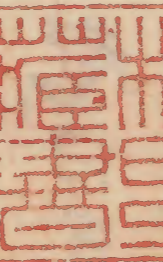




李槃武也。全之任。按吳子所著。皆兵家機權法制之說也。然其
圖國以和教民以禮。治兵以信。則又庶幾乎湯武仁義之師。而
較之孫武子區々於逞智尚謀者不同矣。彼高氏子畧曰。
起之書幾乎正武之書。一乎奇。曰奇曰正。低昂之意不寓
於其間乎。

淺草文庫

吳子直解卷上



辛亥科進士太原劉寅解



圖國者謀治其國也。國治方可以用
兵。篇內有圖國二字。故取以名篇。凡
八章

吳起儒服以兵機見魏文侯。文侯曰。寡人不
好軍旅之事。

吳姓起名也。其號本魏人。學兵法為魯將。

破計有功。人有說起者。魯君疑之。遂去魯。適魏。服儒者之服。以兵機見魏文侯。文侯。晉大夫魏斯也。與趙籍韓康共分晉地。為諸侯。聞吳起之說。乃曰。寡人不好愛軍旅之事。寡人寡德之人。文侯自稱也。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軍旅蓋言戰伐之事也。

起曰。臣以見占隱。以往察來。主君何言。與心違。カハル

吳起對文侯而言曰。臣以事之顯者。占知事之隱者。以事之往者。審察事之來者。主君如之。何言與心相違背也。

今君四時使斬離皮革。掩以朱漆。畫以丹青。爍以犀象。カハル

今主君於春夏秋冬四時。斬離衆獸之皮。革掩之以朱漆之飾。取其光澤也。畫之以丹青之色。取其華麗也。爍之以犀象之形。取其威猛也。朱赤色。漆木之液也。粘可飾。

器丹青畫工所用之色。凡遠視之，明莫若丹與青也。犀象皆獸名。犀一角，形如水牛頭，如猪，居海中。海人於路傍植木，犀來依木而立，木爛，犀倒，因格殺之，退角埋於土中。人潛作木角，易之。象有齒潔白，可用。其頭不可俯，運用皆以鼻。今交趾平緬皆有之。

冬，日衣之則不溫，夏日衣之則不涼。
冬寒之日，衣之於身則不溫暖。炎夏之日

衣之於身則不清凉。蓋言朱漆丹青之皮革也。

為長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戟有枝兵也。二與四皆陰數。陰主殺，故兵器皆用陰數也。

革車掩戶，纒輪籠轂。

革車，兵車也。掩戶，言其多也。纒輪，籠轂者，以皮革纒其輪，籠其轂，故號為革車也。輪，車之兩輪也。轂者，外持輻，內受軸者也。

觀之於目則不麗乘之於田則不輕不識
君安用此也

觀之於目則無華麗之色乘之以田則無
輕疾之功不知主君將安用此也

若以備進戰退守而不求能用者譬猶伏雞
之搏狸乳犬之犯虎雖有鬪心隨之死矣

若以此車戟皮革之具備虞進戰退守之
用而不求才能之將而任之譬猶雌伏之
雞與狸相搏乳字之犬與虎相犯雖有爭

鬪之心隨之而死矣犬狸虎皆獸名狸似
貙講德論云養雞者不畜狸虎夜視目有
光脇間及尾端有骨如一字長一二寸即
其威也

昔承桑氏之君脩德廢武以滅其國家有扈
氏之君恃衆好勇以喪其社稷

承桑氏有扈氏皆古諸侯也承桑氏之君
但脩文德廢其武備以滅亡其國家有扈
氏之君但恃衆好勇不脩文德以喪失其

社稷舊本國下有家字今從之

明主鑑茲內脩文德外治武備

明哲之主監此二君之失必內脩文德以

撫綏百姓外治武備以防虞寇攘

故當敵而不進無逮於義兵僵屍而哀之無

逮於仁兵

故當敵人之兵而不欲進戰無及於義兵

見僵屍而哀傷之無及於仁兵言遇敵則

當進戰不進而守義反為彼所棄見僵屍

而哀之不忍於戰而惟恐傷人守姑息之

仁而反為敵所敗也

於是文侯身自布席夫人捧觴醮吳起於廟

立為大將

於是魏文侯親身而為設席夫人捧持觴

酒告祭於祖廟立吳起為大將

守西河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餘

則均解闢土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也

使吳起守西河秦境之上與諸侯大戰七

十六得全勝者六十四戰餘十二戰皆與敵平解無勝無負也闢土四面開拓其地千里之遠皆吳起之功也此章後人總叙吳起始末非吳起所自作也

吳子曰昔之圖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

吳子言古之人君謀治國家者必先訓教百姓而親附萬民百姓謂畿內之民萬民通境內之民而言也百姓曰教萬民曰親

互文耳非謂萬民不教而百姓不親也王者一視同仁篤近舉遠無內外之分耳有四不和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陳不和於陳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

四不和謂國軍陳戰也一不和且不可況四不和乎此吳子所以首言之也不和於國者君臣上下不相和協也國既不和民心乖違故不可以出軍也不和於軍者將

吏士卒不相和協也。軍既不和，衆心乖違，故不可以出陳也。不和於陳者，行列部位不相和協也。陳既不和，行伍乖違，故不可以出戰也。不和於戰者，坐作進退不相和協也。戰既不和，進退乖違，故不可以決勝也。

是以有^レ道之主，將^レ用^レ其民，先^レ和^レ而造^レ大事，是以有^レ道之主，將^レ用^レ其民，必先^レ和^レ於國，和於軍，和於陳，和於戰，然後敢造征伐之大

事。舊本有後字，無大字。

不敢信其私謀，必告於祖廟，啓於元龜，參之天時，吉乃後舉。

不敢聽信衆人之私謀者，恐其謀之不敢和，必告於先祖之廟者，示不敢專也。啓於元龜而問其吉凶者，質之於神明也。參之天時者，驗其天時之順不順也。龜兆曰吉，天時又順，然後乃舉兵，而為戰伐之事。元龜，大龜也。出荦州。

民知君之愛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與之
臨難則士以進死為深退生為辱矣

民知君愛我之命惜我之死如此之至而
與之臨難則士皆以前進致死為榮貴以
退後偷生為恥辱矣

吳子曰夫道者所以反本復始

果子言夫道者所以反求根本而復還其
始初稟受於天之理道者事物當然之理
人之所共由者如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

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是也人能即
所居之位隨事反求其根本而復還其始
初稟受於天之理則道無不盡矣

義者所以行事立功

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惟其心有裁制而
事皆合宜所以能行事立功也書曰以義
制事既能制事而行則能立功而義無不

盡矣

謀者所以違害就利

謀者智慮壽度也。惟其有智慮能壽度所以見害則避見利則趨也。

要者所以保業守成

要者約之以禮也。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惟能以禮約之所以能保業守成也。

若行不合道舉不合義而處大居貴患必及之。

若所行不合於道舉動不合於義而處大位居大貴亦勝其任患難必及其身矣。

是以聖人綏之以道理之以義動之以禮撫之以仁

是以古之聖人綏安天下必以道所謂綏之斯來是也。治理國家必以義所謂以義治之之謂正是也。動作衆庶必以禮所謂齊之以禮是也。撫安兆民必以仁所謂一視同仁是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也。此四德者脩之則興廢之則衰。

此道義禮仁四德者能脩而行之則國家
必興若廢而不行則國家必衰道義禮仁
皆謂之德道即事物當然之理德即行道
而有得於心者其實一也

故成湯討桀而夏民喜說周武伐紂而殷人
不非舉順天人故能然矣

故成湯討夏桀而夏國之民喜說周武伐
殷紂而殷邦之人不非者舉事順從天命
人心故能如此也易曰湯武革命應乎天

而順乎人蓋應天順人者道禮仁脩之義
則興也桀紂之亡者道義禮仁廢之則衰
也愚按戰國之世論仁義道德者孟軻
也吳起兵家者流亦以仁義道德為言何
哉蓋吳起學於曾子而曾子受之孔子非
其言之不同也但曾子純於仁義道德而
吳起難以權謀功利此所以毋死不奔喪
而見絕曾子殺妻未將而見讒於魯君逃
於魏而喪於楚是起但能言之而不能行

之故也。性有四德。而此章首曰道義謀要。中止曰道義而末又言禮仁者。蓋謀即智也。要亦禮也。道散之萬事。德會之一心。果予之言有所本歟。

果子曰。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

果子言。凡制國家治軍旅。必要訓教之以禮。激勵之以義。使之有恥也。人知禮義。故有羞惡是非之心。而急於尊君親上之道。

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

夫人有羞恥之心。在大足以進戰而致死。在小足以固守而一心也。

然戰勝易守勝難

然交兵接刃。與人力戰。而取勝者易。所謂其次伐兵者也。固軍深壘。自用堅守。而取勝者難。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

故曰。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是以數勝得天下者。

稀以亡者衆

故曰天下戰國諸侯五勝於敵者必自取
敗四勝於敵者必自弊其力三勝於敵者
必立霸功二勝於敵者必開王基一勝於
敵者必成帝業是以數勝而得天下者甚
少以亡者甚衆如闔閭數勝而敗於樵李
夫差數勝而死於姑蘇晉厲公勝楚范文
子憂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
將作矣鄭侵蔡獲司馬公子燮子產曰小

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此皆所謂
五勝者禍四勝者弊數勝而亡者也齊桓
合諸侯匡天下不以兵車非三勝而霸者
乎武王誅紂伐奄一戎衣而天下定舜禹
之世止於興師征伐有苗非二勝而王一
勝而帝者乎後來如項羽數勝而亡漢高
一勝而帝亦其驗也吳子蓋知戰國之先
數勝而亡之禍故於此言之以戒後人也
吳子曰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日爭名二曰

爭利三曰積惡四曰內亂五曰因飢

吳子曰凡兵之所由起者有五等一曰因爭名而起兵相攻如吳與齊盟於黃池是也二曰因爭利而起兵相攻如晉楚之於鄭是也三曰因其君臣積惡而起兵征之如越勾踐之於吳是也四曰因其內亂而起兵滅之如楚人之於夏徵舒是也五曰因其飢而起兵襲之如庸人之於楚是也其名又有五一曰義兵二曰強兵三曰剛兵

四曰暴兵五曰逆兵

其兵之名又有五等一曰義兵謂以義服人也二曰強兵謂以力勝人也三曰剛兵謂以剛忿而制人也四曰暴兵謂以暴虐而無禮於人也五曰逆兵謂上逆天道下逆民心也

禁暴救亂曰義恃眾以伐曰強因怒興師曰剛棄禮貪利曰暴國亂人疲舉事動眾曰逆禁人之暴救人之亂是名曰義湯武是也

其下則齊桓為近之恃兵之眾以伐隣國
是名曰強秦楚是也因其私忿興師伐之
是名曰剛如卻至因怒蕭同叔子之笑而
興兵伐齊是也蔑棄典禮貪人之利是名
曰暴如闔閭聞元常死而伐越是也國中
自亂人民疲困又舉事動眾征伐不已是
名曰逆如夫差國已亂民已疲尚有事齊
晉是也
五者之數各有其道義必以禮服強必以謙

服剛必以辭服暴必以詐服逆必以權服
五者之數各有服之之道義者必以禮服
之強者必以謙服之剛者必以辭服之暴
者必以詐服之逆者必以權服之義者果
斷禮者辭讓故禮可服義強者恃力謙者
遜順故謙可服強剛者忿怒辭者婉曲故
辭可服剛暴者猛敢無謀詐者詭之以計
故詐可服暴逆者反常失道權者因變制
宜故權可服逆

武侯問曰願聞治兵料人固國之道

武侯魏文侯子名擊問於吳起曰願聞整
治師旅料度敵情固守國家三者之道

起對曰古之明王必謹君臣之禮飾上下之
儀安集吏民順俗而教簡募良材以備不虞

吳起對武侯曰古昔明哲之王必謹慎君
臣之禮脩飾上下之儀君有為君之禮臣
有為臣之禮居上處下皆有儀則也安集
吏民順其風俗而教之簡選召募良能材

勇之人以防備不測之事

昔齊桓募士五萬以霸諸侯晉文召為前行
四萬以獲其志秦穆置陷陳三萬以服鄰敵

昔齊桓公募材勇之士五萬以霸長諸侯

晉文公召為敢勇當前行者四萬以得志

天下秦穆公設陷陳之士三萬以服鄰之

敵國齊桓公姜姓名小白晉文公姬姓名

重耳秦穆公嬴姓名任好皆霸君也

故強國之君必料其民民有膽勇氣力者聚

爲一卒樂以進戰効力以顯其忠勇者聚爲
一卒能踰高超遠輕足善走者聚爲一卒王
臣失位而欲見功於上者聚爲一卒棄城去
守欲除其醜者聚爲一卒此五者軍之練習
也

故強國之君必料量民力而簡選之民有
膽勇氣力能搴旗斬將者聚之爲一卒能
樂於進戰効用其力以顯著忠勇者聚之
爲一卒能踰高城越遠境輕足善走者聚

之爲一卒王臣有過而失其職位心欲赴
敵立功見之於上者聚之爲一卒棄所守
之城而逃去心欲力戰取勝除其前日之
醜者聚之爲一卒此五者軍之練習精銳
也

有此三千人內出可以決圍外入可以屠城
矣

若能有此三千人內奮而出則可以決人
之圍外馳而入則可以屠人之城矣

武侯曰願聞陳必定守必固戰必勝之道

武侯問吳起曰願聞陳必定守必固戰必欲定守必欲固戰必欲勝之道

起對曰立見且可豈直聞乎

吳起對武侯曰立衆人之所易見者猶且可也豈欲直聞陳之必定守之必固戰之必勝乎

君能使賢者居上不肖者處下則陳已定矣君能使國中之人賢有德者居上位不肖

者處下位賢不肖有等上與下不亂則陳已先定矣

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

使吾民皆安居其田宅親愛其有司則守已先固矣安其田宅民不失業矣親其有司民知愛其上死其長矣

百姓皆是我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

百姓皆以吾君爲是而以鄰國爲非則戰已先勝矣以吾君爲是以鄰國爲非則可

與之同死可與之同生而不畏危也

武侯嘗謀事群臣莫能及罷朝而有喜色

魏武侯嘗籌謀國事群臣皆莫能及罷朝而有喜悅之色

起進曰昔楚莊王嘗謀事群臣莫能及罷朝而有憂色申公問曰君有憂色何也

果起進諫於武侯曰昔者楚莊王嘗謀國事群臣莫能及者罷朝有憂感之色申公問莊王曰今君有憂感之色何謂也楚莊

王羊姓名旅申公申叔是也蓋楚申縣尹而僭稱公者也楚子爵而僭稱王故其臣皆僭公如葉公白公之類是也

曰寡人聞之世不絕聖國不乏賢能得其師者王能得其友者霸今寡人不才而群臣莫及者楚國其殆矣此楚莊王之所憂而君說之臣竊懼矣於是武侯有慚色

莊王曰寡人嘗聞之有言世不絕聖人國不乏賢者能得其師者為王能得其友者

爲霸。今寡人不才，而群臣不及者，楚國其危殆矣。此楚莊王之所以爲憂，而君乃以爲悅，臣竊畏懼矣。於是武侯有慚怩之色。聖者神明不測之號，賢者才德出衆之稱。得師者王，成湯之於伊尹，得友者霸，桓公之於管仲，是也。楚莊此言，真可爲萬世法。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楚莊其亦知此道歟。

料敵第二

料敵者，料敵人強弱虛實之形也。上篇言圖國知己者也。此篇言料敵知彼者也。以篇內有料敵二字，故取以

名篇凡四章

武侯謂吳起曰：今秦脇吾西，楚帶吾南，趙衝吾北，齊臨吾東，燕絕吾後，韓拒吾前。六國之兵四守，勢甚不便，憂此奈何。

魏武侯謂吳起曰：今秦脇吾國之西，秦羸姓伯益之後，有非子者喜養馬，周孝王封

為附庸而邑之秦至襄公能逐大戎平王
始與周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都咸陽秦
大國而居其西故曰脇謂迫脇於西
勢之逼也楚帶吾國之南楚芊姓熊繹
之後都於郢在魏之南如衣帶之相連接
也趙衝吾國之北趙籍本晉大夫與韓魏
共分晉地為諸侯都邯鄲與魏最近故曰
衝言為魏之衝要也齊臨吾國之東齊本
姓姜太公之後為田氏所篡都臨淄可後

亦大國故曰臨言勢之大如居上而臨下
也燕絕吾國之後燕姬姓召公之裔都於
薊絕吾後者謂斷絕其後退無所往也韓
據吾國之前韓亦晉大夫韓虔之後都宜
陽據於前者謂據抗於前進無所之也六
國之兵四面與吾相守其勢甚有不便者
憂此將為之奈何魏都安邑至惠王遷都
大梁宜陽即弘農也韓故都亦曰宜陽城
在洛州福昌縣東

起對曰夫安國家之道先戒為寶今君以戒
禍其遠矣

吳起對武侯曰夫安定國家之道先戒謹
而預防之為國之寶也今君以能戒謹預
防禍患其遠矣

臣請論六國之俗夫齊陳重而不堅秦陳散
而自闕楚陳整而不久燕陳守而不走三晉
陳治而不用

臣請評論六國之風俗夫齊國之陳重而

不甚堅者以其後輕也秦國之陳人心散
而欲自為戰者以其不讓也楚國之陳齊
整而不能久者以其數戰而民力疲也燕
國之陳能守而不能走者以其性慤而心
慎也三晉之陳整治而不能用者以其無
死志也三晉兼韓趙而言與魏共為三晉
也

夫齊性剛其國富君臣驕奢而簡於細民其
政寬而祿不均一陳兩心前重後輕故重而

不堅

夫齊人心性剛忿如云吾姑剪此而朝食。是其性之剛也。其國富饒以其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也。君臣驕傲奢侈而簡慢於細民。其政令寬緩而俸祿不均。平一陳而兩其心。言其心之不一也。前軍重而後軍輕。言其力之不齊也。心不一力不齊。故雖重而不堅固也。擊此之道必三分之。獵其左右。脇而從之。其

陳可壞

擊此之道必三分吾軍獵齊人之左右以勢脇而從之其陳可得而壞矣。秦性強其地險其政嚴其賞罰信其人不讓。皆有鬪心故散而自戰。

秦人性強如所謂悍然有招八列而朝同列之氣是也。左嶺函右隴蜀地豈不險乎。步過六尺者有罰政豈不嚴乎。立信於徒木立法於棄灰賞罰豈不信乎。其人不相

遜讓皆有爭鬪之心故陳散而各欲自爲戰也

擊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貪於得而離其將乘乘獵散設伏投機其將可取擊此之道必先示以小利而引去之士既貪於所得而離其將帥我則乘其乘錯獵其散亂設伏以待之發機以勝之其將可得而取之

楚性弱其地廣其政騷其民疲故整而不爰

楚人性弱以南方風氣柔弱故也其地廣其政騷擾其民疲困故陳雖整治而不能持又也

擊此之道襲亂其屯先奪其氣輕進速退擊此之道襲亂其屯先奪其三軍之氣

使吾軍輕進而速退困弊而勞苦之勿與彼爭戰即與爲三軍迭出而疲楚之意故其軍可得而敗也

燕性慤其民慎好勇義寡詐謀故守而不走
燕人之性慤實其民謹慎好愛勇義以刑
軻事觀之可見寡少詐謀以騎劫事觀之
可見故陳守而不走也

擊此之道觸而迫之陵而遠之馳而後之則
上疑而下懼謹我車騎必避之路其將可虜
擊此之道或觸而迫之如春秋傳所謂左
右角之是也或陵而遠之如所謂令賤而
勇者嘗之務於北無務於得是也或馳而

後之謂掩之於後也如此則在上者疑惑
在下者恐懼又當謹我車騎必避之路其
將可得而虜矣

三晉者中國也其性和其政平其民疲於戰
習於兵輕其將薄其祿士無死志故治而不
用

三晉地居中國其人性協和其國政均平
其民疲困於戰鬥士習於兵而輕其將觀
荀林父荀偃之事可知薄其祿以君之祿

為薄無致死之志故陳治而不為用也韓

趙皆晉地其事同故總以三晉言之

擊此之道阻陳而歷之衆來則拒之去則追

之以倦其師此其勢也

擊此之道阻其陳而歷之衆來則絕而拒

之兵去則追而襲之以勞倦其師此擊韓

趙二國之勢也夫韓趙魏三國如輔車唇

齒之相依也豈可自相攻擊而引之倦哉

此吳子但略言其勢不言其虜將敗軍之

形也

然則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足

輕戎馬塞旗取將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選而

別之愛而貴之是謂軍命

然則一軍萬人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其力

輕於扛鼎言力之多不以鼎為重也其足

輕於戎馬言足之疾過於馬也塞旗取將

必有能者若此之人簡選而親愛

而貴重之是謂三軍之司命

其有工用五兵材力捷疾志在吞敵者必加其爵列可以決勝

其善用五兵材技勇力輕捷剽疾志在吞滅敵人必加其爵祿之等列用之而進可以決勝五兵謂戈有戟夷矛酋矛也戈平頭戟也酋矛也戟小技向上者也夷矛長二丈四尺酋矛長二丈皆鉤也或改列為則然則尉繚書中爵列之等又何改乎厚其父母妻子勸賞畏罰此堅陣之士可與

持父能審料此可以擊倍武侯曰善

厚待其父母妻子勸之以重賞畏之以重罰此二等皆堅陣之人可與之持父為將者能審料此可以擊人之倍武侯稱曰善愚按此章前段言料敵後段言選士料敵者知彼也選士者知己也然必先選士養己之勢力然後料敵有可乘之隙而取勝也

果子曰凡料敵有不卜而與之戰者八一曰

疾風大寒早興寤遷剖冰濟水不憚艱難

果子言凡料敵之道有不必卜問而可與

之戰者凡八事初一日遭遇迅疾之風其

時隆冬大寒或早而興起或始寤而遷移

剖凍冰而濟水不畏憚其艱難勞苦者

二曰盛夏炎熱晏興無間行驅飢渴務以取

遠

次二曰盛夏之時天氣炎熱起之又晚無

有暇隙之處行走驅馳飢而又渴務取遠

路而與人戰

三曰師既淹久糧食無有百姓怨怒妖祥數

起上不能止

次三曰師既淹延日久糧食皆無所有百

姓怨而且怒妖祥之事頻數而起在上之

人不能止息

四曰軍資既竭薪芻既寡天多陰雨欲掠無

所

次四曰軍之資財既竭盡薪芻既寡少天

時又多陰雨欲往獵取無有去所
五日徒衆不多水地不利人馬疾疫四隣不
至

次五日徒衆又不多水地不便利人馬皆
生疾疫四隣之救者不至

六日道遠日暮士衆勞懼倦而未食解甲而
息

次六日道路遙遠日已昏暮士衆勞苦畏
懼倦怠而未得飲食解甲休息於路

七日將薄吏輕士卒不固三軍數驚馬師徒無
助

次七日將不持重吏又輕薄士卒又不堅
固三軍之衆頻數驚擾師徒又無助援
八日陳而未定舍而未畢行阪涉險半隱半
出

次八日行陳未能安定舍次未能完畢行

山阪涉險阻半隱於內半出於外
諸如此者數手之勿疑

遇敵有如此者宜速擊之勿疑惑也
有不占而避之者六

有不占問而避者凡六事

一曰土地廣大人民富衆

初一日土地廣大則財必盛人民富衆則
兵必強

二曰上愛其下惠施流布

次二曰在上者親愛其下恩惠施與流行
宣布於民

三曰賞信刑察發必得時

次三曰賞有功者務信刑有罪者務察察
者明也發動必得其時言不違時也

四曰陳功居列任賢使能

次四曰戰陳有功者居於班列之中所任
者惟賢所使者惟能

五曰師徒之衆兵申之精

次五曰師徒衆多則力強兵甲精銳則利

戰

六曰四隣之助大國之援

多々是

次六曰有四隣之助得大國之援

凡此不如敵人避之勿疑

凡此數者不如敵人當避之無疑惑也

所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也

所謂見其可則進知其難則退也

愚按

此章之旨果子亦舉其大槩者言之兵家之勢不常亦有變弱而為強轉禍而為福者如本主避狄人之強而卒興周勾踐收

禍敗之餘而卒滅吳符堅恃強大而亡隗囂恃富盛而滅要在臨時而制宜相機而行事不可執一也

武侯問曰吾欲觀敵之外以知其內察其進以知其止以定勝負可得聞乎

武侯問吳起曰我欲觀敵之外以知其內之虛實察其前進之勢以知其所止之形以定彼我之勝負其道可得而聞乎

起對曰敵人之來蕩蕩無慮旌旗煩亂人馬

數顧一可擊十必使無措

吳起對曰敵人之來蕩蕩然無他謀慮蕩蕩輕忽之貌旌旗煩擾紊亂人馬頻數顧望此為愚將吾以一倍之少可擊十倍之多必使之倉皇無措也

諸侯未會君臣未和溝壘未成禁令未施三軍洶欲前不能欲去不敢以半擊倍百戰洶不殆

隣國諸侯未曾會合君臣上下未曾協和

溝塹壁壘未得成就法禁號令未曾施設三軍之衆洶洶然驚懼欲前進而不能欲後退而不敢以吾一半之少可以擊彼加倍之多雖百戰而不危殆也

武侯問敵必可擊之道起對曰用兵必須審敵虛實而趨其危

武侯問敵必可擊之道吳起對曰凡用兵之法必須審察敵人之虛實而趨其危急之隙乃可勝也若不審虛恐彼實而示之

虛虛而示之實反為所勝耳

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既食未設備
可擊奔走可擊勤勞可擊未得地利可擊失
時不從可擊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涉水半
渡可擊險道狹路可擊旌旗亂動可擊陳數
移動可擊將離士卒可擊心怖可擊凡若此
者選銳衝之分兵繼之急擊勿疑

因敵人遠來新至行列部伍未定則可擊
既食而不設備禦之計則可擊士卒奔走

氣必不屬則可擊士卒勤勞力必不全則
可擊不得地利之便者則可擊凡舉事動
衆必順其時若失時不順者則可擊涉長
道後行未息則前後不接故可擊涉大水
候其半渡行列未定故可擊險道狹路或
衝其中或掩其後敵難以相救故可擊旌
旗亂動是無節制也故可擊陳數移動人
心不定也故可擊將離士卒則上下相隔
令不一也故可擊衆心恐怖故可擊凡若

此等簡選精銳左右衝之分吾兵衆前後
繼之急速擊之勿致疑也

治兵第三

治兵者整治士卒而不使之亂也兵
治則勝不治則自敗矣况能與人戰
手以篇內皆論治兵之道故以名篇

凡八章

武侯問曰用兵之道何先起對曰先明四輕
二重一信曰何謂也

武侯問吳起曰用兵之道以何者為先
起對曰先明四輕二重一信武侯又問曰
何謂也

對曰使地輕馬馬輕車車輕人人輕戰

吳起對曰使地輕便於馬馬輕便於車車
輕便於人人輕便於戰車革車也

明知險易則地輕馬芻秣以時則馬輕車膏

鍔有餘則車輕人鋒銳甲堅則人輕戰

明知地之險易則利於馳逐故地輕便於

馬也。喂飼芻秣不失其時，則力有餘。故馬
輕便於車也。脂膏鑄鐵，常不缺少，則軸滑
澤。故車輕便於人也。兵刃鋒銳，鎧甲堅固，
則無所失，故人輕便於戰也。
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能審達此勝
之主也。

前進則有重賞，後退則有重刑，二者行之
皆必以信為將者，能審察曉達此理，乃制
勝之主也。

武侯問曰：兵何以為勝？起對曰：以治為勝。又
問曰：不在衆乎？

武侯問吳起曰：兵以何道為勝？吳起對曰：
以整治為勝。武侯又問曰：不在人之衆多
乎？

起對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
之不进，雖有百萬，何益於用！

吳起對曰：若法度號令不明，賞功罰罪不
信，擊金而不能止，鳴鼓而不能進，雖有百

萬之多何益於我之用哉
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
不可追前却有節左右應麾雖絕成陳雖散
成行與之安與之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
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子
之兵

所謂兵得其治者平居則上下有禮動作
則奮發有威進之而前使敵不能當其勇
退之而返使敵不能追其後或前或却皆

有節或左或右皆應麾雖斷絕而成陳雖
散亂而成行可與之同處於安可與之同
處於危其衆可合而爲一不可離而爲二
可用之以戰而不可疲其力投之所往之
地天下莫能當之名曰父子之兵蓋父子
之兵上下一心者也非結之以恩信施之
以仁義其能然乎孫子曰道者令民與上
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即此
義耳

果子曰凡行軍之道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適無絕人馬之力此三者所以任其上令任其上令則治之所由生也

果子言凡行軍之道無犯其前後進止之節使之有所守無失其平日飲食之適使之有所養無絕其人馬佚飽之力使之有所恃此三者皆所以任用上之令也任用上之令則治道之所自而生也若進止不度飲食不適馬疲人倦而解舍

所以不任其上令上令既廢以居則亂以戰則敗

若一進一止不合節度一飲一食不適其宜馬疲勞人倦怠而不知解鞍舍止休息之是所以不任其上令在上之令既已廢弛以之居守則亂以之進戰則敗

果子曰凡兵戰之場止死之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其善將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燒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受敵可也

果子言凡兩兵交戰之場乃止屍之地也。戰危事兵死地不可不謹也。若有必死之志則得生。若有幸生之心則必死。其善為將者如坐於漏船之中。伏於燒屋之下。示以必死。使敵之智者不及為我之謀。敵之勇者不及為我之怒。吾能受敵可也。故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灾生於狐疑。

故曰用兵之患害猶豫不決最為害之大

者三軍之灾難生於心之狐疑而不果斷。猶雌也。仰鼻長尾。性多疑。聞有聲則豫登木。上下不一。故謂不決曰猶豫。狐多疑。河冰始合必帖耳先聽。無水聲而後過。故以多疑為狐疑。

果子曰夫人常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為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

果子曰言凡人常死其戰陣之所不能者敗
其坐作進退之所不便者若能戰陣豈可
致之死若便於坐作進退豈可使之敗故
用兵之法教訓戒勅最為先務使一人學
戰則可教成十人十人學戰則可教成百
人百人學戰則可教成千人千人學戰則
可教成萬人萬人學戰則可教成三軍三
軍者三萬七千五百人也
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

以我之近待彼之遠來者以我之佚待彼
之勞倦者以我之飽待彼之飢餓者此孫
子治力之法也或曰果子論學戰言以近
而待其遠以佚而待其勞以飽而待其飢
欲其三軍同心一力也然必先能齊己之
力而後治彼之力耳

圓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
而後之分而合之結而解之每變皆習乃授
其兵是謂將事

其圓而方之者謂隨陣變化成形也如十二
將兵有方陣有圓陣或方而變為圓或圓
而變為方隨將所指也坐而起之者謂一
坐一起如司馬法立進俯坐進跪是也行
而止之者謂行又當止而齊之也如六步
七步乃止齊焉是也左而右之者謂麾之
左則左麾之右則右也前而後之者謂或
進之前或退之後如前却有節是也分而
合之者謂分而能合也結而解之者謂合

而能分也太公曰分不分為縻軍聚不聚
為孤旅兵不能分合解結何益於用哉使
吾軍每變皆習熟之乃授其兵是謂大將
之事

果子曰教戰之令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
強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廝養智者
為謀主

果子言教戰之令身短者持矛戟以刺矛
夷矛筒矛也矛戟長兵故使身短者執之

身長者執弓弩以射弓弩及遠故使身長者執之強梁者持旌旗以指麾旌旗搖蕩非強者不能持勇力者持金鼓以進止金鼓體重非勇者不能持力弱者不能戰故使給廝養之役有智者能料敵故使爲計謀之主又草爲防者曰廝炊烹者爲養鄉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習陳三鼓趨食四鼓嚴辦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

使同鄉同里者相親比同什同伍者相保護萬二千五百家爲一鄉二十五家爲一里十人爲一什五人爲一伍皆古法也一擊鼓使整兵器二擊鼓使習陳法三擊鼓催促飲食四擊鼓嚴謹裝束五擊鼓使就行列聞鼓聲既合然後舉旗而施令武侯問曰三軍進止豈有道乎起對曰無當天竈無當龍頭天竈者大谷之口龍頭者大山之端

武侯問吳起曰三軍一進一止豈亦有道
乎吳起對曰三軍進止無當天竈天竈者
大谷之口當大谷之口而營一則恐為敵
所衝二則恐為水所沒無當龍頭龍頭者
大山之端當大山之端而營一則恐為敵
所圍二則恐水草不便木公曰處山之高
則為敵所捷處山之下則為敵所困是也
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招搖在上
從事於下

此星旗之名也左青龍者所謂蛟龍曰旂
也右白虎者所謂熊虎曰旗也前朱雀者
所謂鳥準曰旗也後玄武者所謂龜蛇曰
旄也招搖星名在北斗傍梗河上此中軍
之旗也故曰從事於下

將戰之時審候風所從來風順治呼而從之
風逆堅陣以待之

將欲戰鬪之時必要審察候伺風所從來
之處若風順則治吾士卒使大呼而從之

若風逆則堅守吾陣以待之

武侯問曰凡畜卒騎豈有方乎起對曰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飢飽冬則溫廐夏則涼廐刻剔毛鬣謹落四下戢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武德金主云廐周室可通風日者養馬之處

卒騎一本作率騎皆誤也舊本作車騎為是下文車騎之具乃一證也武侯問果起曰凡畜養駕車之騎豈亦有方乎起對曰

夫馬必要安其居處之所適其水草之宜節量飢飽之候冬則溫廐不使之寒也夏則涼廐不使之熱也刻剔毛鬣使之踈通謹落四下使之輕便四下四蹄也戢其耳目之視聽無令驚逸駭躍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使之熟也人與馬相親愛然後可用之戰矣

車騎之具鞍勒銜轡必令完堅凡馬不傷於末必傷於始不傷於飢必傷於飽日暮道遠

必數上下寧勞於人慎勿勞馬常令有餘備
敵覆我能明此者橫行天下

車騎合用之具鞍勒銜轡必令完堅防損
失也凡馬不傷於末必傷於初時不傷於
飢必傷於飽時所以初乘馬者必緩馳之
遇日暮道遠必頻數上下節其力也寧可
勞於人慎勿勞於馬常令其力有餘防備
敵人掩覆而用以戰能明此理亦可橫行
天下

吳子直解卷之上終

吳子直解卷之下

論將第四

論將者評論為將之道也。篇內兼論敵將之能否而為取勝之道。以其有論將二字故以名篇。凡五章。

吳子曰夫總スル文武者軍之將也。兼剛柔者兵之事也。

吳子言夫總文與武者三軍之將也。文以附衆武以威敵。缺一不可。兼剛與柔者用

兵之事也。大剛則折，大柔則廢。五略曰：能柔能剛，其國彌光。二者亦不可缺也。

凡人論將，常觀於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勇耳。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也。

凡人論將，恒於勇上觀之，勇之於將，乃數分中之一分耳。夫勇者必輕與人合戰，輕於合戰而不知我之所利，未可取勝。故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

故將之所當謹慎者，有五事，謂理、備、果、戒、約也。

理者，治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

理者，治衆多之兵，如治寡少之兵，言得其治兵之理也。備者，一出轅門，如見敵之在前，言其預備之謹也。果者，臨敵有必死之志，無懷生之心，言果敢於戰也。戒者，以勝

敵如初交戰之時言戒之至也約者法令
減省而不煩苛言令之簡也

受命而不辭家敵破而後言返將之禮也

舊本辭下有家字今從之言受命即行不
辭於家敵人破滅然後言返此為將之禮
也

故師出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

故師旅出行之日將有進而必死之榮無
退而幸生之辱

吳子曰凡兵有四機一曰氣機二曰地機三
曰事機四曰力機

吳子言凡行兵有四機機弩牙也言發動
之機如弩牙也四機氣地事力也

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是
謂氣機

三軍之衆士百萬之師旅張設輕重之勢
在於為將之一人耳此為氣機言百萬士
衆之氣在將帥一人之氣故將勇則兵強

將怯則兵弱氣使然也

路狹道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是

謂地機

路狹道險如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名

山大塞如蜀之劍閣秦之潼關十夫守之

千夫不過此謂地機也

善行間諜輕兵往來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

怨上下相咎是謂事機

善行間諜以離之輕兵往來以疑之分散

其衆使力不齊君臣相怨上下相咎使心

不一此謂事機也

車堅管轄舟利擗楫士習戰陳馬閑馳逐是

謂力機知此四者乃可為將

車堅管轄備陸戰也舟利擗楫脩水戰也

人習戰陳教練之有素馬閑馳逐控御之

有法此謂力機也知此四機乃可為三軍

之將

然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衆怖敵決疑

施令而下不敢犯所在而寇不敢敵得之國
強去之國亡是謂良將

威嚴畏也德恩信也仁慈愛也勇果敢也
四者必足以率下安衆怖敵決疑率下安
衆德也仁也怖敵決疑嚴也勇也施令而
下不敢犯又專言嚴也所在而寇不敢敵
又專言勇也得而任之則國強失而去之
則國亡如樂毅歸燕而昭王盛強奔趙而
騎劫敗死此謂之良將也舊本寇上有而

字今從之

果子曰夫鞀鼓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幟所
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於聲不可
不清目威於色不可不明心威於刑不可不
嚴

果子言夫鞀鼓金鐸之聲所以威三軍之
耳也旌旗麾幟之色所以威三軍之目也
禁令刑罰之施所以威三軍之心也耳威
於聲故聲不可不清也目威於色故色不

可不明也。心威於刑，故刑不可不嚴也。
三者不立，雖有其國，必敗於敵。故曰：將之所
麾，莫不從；將之所指，莫不前死。
此三者不立，雖有其國，必然取敗於敵。故
曰：將之所麾，莫敢不從；而移之，將之所指，
莫敢不進而死之。

吳子曰：凡戰之要，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才，因
其形而用其權，則不勞而功舉。

吳子言凡戰之要必先占知敵將姓名而

審察其才之能否，然後因其虛實之形而
用其權變之法，則我不勞力而功舉矣。舊
本形上權上皆有其字，用上而有而字與上
句文法同，今從之。

其將愚而信人，可詐而誘。

其將愚昧而輕於信人者，可以詐謀引誘
之。

貪而忽名，可貨而賂。

性好貪財而輕忽名位者，可以貨物賂之。

輕變無謀可勞而困

輕於變動又無深謀遠計可勞擾而疲困之

上富而驕下貧而怨可離而問

在上者富而志驕在下者貧而生怨可使
人離而問之

進退多疑其衆無依可震而走

欲進不能欲退不敢多懷疑惑其衆又無
所依恃可驚而走也

士輕其將而有歸志塞易開險可邀而取

士衆輕易其將而有思歸之志塞其易地
開其險路因可邀而取之也

進道易退道難可乘而前進道險退道易可
薄而擊

進道平易退道艱難可乘進也進道艱而
險退道平易可迫而擊也

居軍下濕水無所通霖雨數至可灌而沉
處軍卑下潤濕之地水無所流通之處又

有霖雨頻數而至因可灌而沉之也

居軍荒澤草楚幽穢風颯數至可焚而滅

處軍荒澤之中草茅荆棘幽深翳穢又有

疾風頻數而至因可焚而滅之也

停久不移將士懈怠其軍不備可潛而襲

停滯日久不能移動將士懈怠無警戒之

心其軍卒亦無備虞之計故可以潛往而

襲之也

武侯問曰兩軍相望不知其將我欲相之其

術如何

武侯問吳起曰兩軍對壘相望不知敵將

之能否我欲令人視之其術將如何也

起對曰令賤而勇者將輕銳以嘗之務於北

無務於得觀敵之來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

追北佯為不及其見利佯為不知如此將者

名為智將勿與戰也

吳起對曰使令賤而有勇者將輕銳之兵

以嘗試之務於奔北無務於貪得觀敵人

之來士卒一坐一起皆有節其政又整治而不亂其追北佯為之不及其見利佯為之不知如此之將名為有智之將勿與之戰也

若其衆謹譁旌旗煩亂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橫其追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此為愚將雖衆可獲

若其士卒謹譁喧闐旌旗煩擾紊亂其卒自行自止不從號令其兵或縱或橫不聽

約束其追北如恐不及其見利如恐不得此為愚昧之將雖衆而可獲也舊本佯字作恐字今從之

應變第五

應變者臨時應變也行兵但知守常而不知與時遷移應物變化之道倉卒之際安能取勝此吳子所以歷歷

言之也故以應變名篇凡十章

武侯問曰車堅馬良將勇兵強卒遇敵人亂

而失行則如之何

武侯問吳起曰吾車既堅吾馬又良將士
勇敢兵衆強盛卒然遭遇敵人則驚而失
其行列將如之奈何

吳起對曰凡戰之法晝以旌旗幡麾爲節夜
以金鼓笳笛爲節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
則進金之則止一吹而行再吹而聚不從令
者誅三軍服威士卒用命則戰無強敵攻無
堅陣矣

吳起對曰凡戰之法白晝則以旌旗幡麾
爲之節遇夜則以金鼓笳笛爲之節麾之
左則左麾之右則右鼓之而進則進金之
而止則止一吹則前行再吹則合聚不從
吾令者則誅之三軍既服其威士卒皆能
用命以之戰則無強敵以之攻則無堅陣
矣

武侯問曰若敵衆我寡爲之奈何

武侯問吳起曰若敵兵衆我兵少爲之奈何

何

起對曰避之於易邀之於阨故曰以一擊十
莫善於阨以十擊百莫善於險以千擊萬莫
善於阻

吳起對曰避之於平易之地邀之於險阨
之處故曰以一人而擊十人莫善於地之
阨阨道路狹隘也以十人而擊百人莫善
於地之險險山阪峻絕也以千人而擊萬
人莫善於地之阻阻坑坎高下也

今有少卒起擊金鳴鼓於阨路雖有大衆卒
莫不驚動故曰用衆者務平用少者務隘

今有寡少之兵卒然而起擊金鳴鼓於狹
隘之路雖有大衆莫不驚擾搔動故曰用
衆者務平易用少者務險隘

武侯問曰有師甚衆既武且勇背大阻險右
山左水深溝高壘守以強弩退如山移進如
風雨糧食又多難與長守則如之何

武侯問吳起曰敵有師甚衆既武且勇言

士卒鍊習而勢力之強也。背倚高大之勢，前阻險絕之地，右依山陵，左近水澤，言得地之利也。深溝高壘，守以強弩，言備禦固也。退如山移，進如風雨，言有節制也。糧食又多，言無飢疲也。我之勢力難與長守，則將如之何？

起對曰：大哉！問乎此，非車騎之力，聖人之謀也。

吳起對曰：大哉！君之問乎此，非但用車騎

之力耳，乃聖人之謀慮也。

能備千乘萬騎，兼之徒步，分爲五軍，各軍一衢。夫五軍五衢，敵人必惑，莫之所加。

國家能備車千乘，騎萬匹，兼之徒步，其法共一十萬衆也。可分爲五軍，令一軍當一衢，衢路也。夫五軍分爲五衢，敵人必疑惑，莫知加我軍之處。

敵若堅守，以固其兵，急行間諜，以觀其慮。彼聽吾說，解之而去，不聽吾說，斬使焚書。

敵若堅守壁壘以固其兵吾當急行間諜
以觀其謀慮彼若聽我使之說解釋而去
則已不聽信吾說斬吾之使焚吾之書
分爲五戰戰勝勿追不勝疾走如是佯北安
行疾鬪一結其前一絕其後兩軍銜枚或左
或右而襲其處五軍交至必有其利此擊強
之道也

然後五軍分爲五戰戰若勝則勿追恐有
伏也若不勝當疾走避其強也如是敵人

佯爲敗北我當安行疾鬪不可忽也或曰
我當佯北以誘之亦通使一軍結其前一
軍絕其後又使兩軍銜枚而進或於左或
於右而襲其不足之處若五軍交互而至
必有其利此乃擊強之道也舊本歸字作
走字文用韻今從之

武侯問曰敵近而薄我欲去無路我衆甚懼
爲之奈何

武侯問吳起曰敵近而迫我欲捨去而無

還返之路我之兵衆又甚恐懼則爲之奈何

起對曰爲此之術若我衆彼寡分而乘之彼衆我寡以方從之從之無息雖衆可服

吳起對曰爲此之術若我軍衆彼軍少分吾兵更迭而乘之若彼軍衆我軍少當以方法從之若能從之而無息彼雖衆亦可服矣舊本忌作息今從之

武侯問曰若遇敵於谿谷之間傍多險阻彼

衆我寡爲之奈何

武侯問曰若遇敵人於深山谿谷之間傍多有險阻之處彼軍衆我軍少將爲之奈何

起對曰諸丘陵陵林谷深山大澤疾行亟去勿得從容若高山深谷卒然相遇必先鼓譟而乘之進弓與弩且射且虜審察其治亂則擊之勿疑

吳起對曰諸丘陵陵林谷深山大澤險阻之

地當疾行亟去。勿得從容。恐為敵襲之也。
若高山深谷。卒然與敵相遇。必先鼓譟而
從之。春秋傳曰。寧我薄人。勿人薄我。所謂
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此云必鼓譟從之者。
薄之也。進弓與弩。且射且虜者。乘人之不
及也。然後審察其治亂之勢。若亂則擊之。
勿疑。若治則又當設奇以亂之也。舊本政
作治。今從之。

武侯問曰。左右高山。地甚狹迫。卒遇敵人擊

之。不敢去之。不得為之奈何。

武侯問曰。左右皆有高山。地勢又甚狹迫。
卒與敵人相遇。欲擊之。不敢前進。欲去之。
不得後退。將為之奈何。

起對曰。此謂谷戰。雖衆不用募吾材士。與敵
相當。輕足利兵。以為前行。分車列騎。隱於四
旁。相去數里。無見其兵。敵必堅陣。進退不敢。
於是出旌列旆。行出山外。營之。敵人必懼。車
騎挑之。勿令得休。此谷戰之法也。

吳起對曰此謂谷戰雖兵衆而無所用召
募吾材勇之士與敵人相當輕足善走者
持鋒利之兵爲前行分吾之車列吾之騎
隱伏於四旁使相去數里無顯露其兵敵
人必堅陳固守進退皆不敢矣如是令吾
軍出旌列旆行出山外營之敵人必有恐
懼之心繼以車騎兩旁挑之勿令彼得休
息此乃谷戰之法也
武侯問曰吾與敵相遇大水之澤傾輪沒轅

水薄車騎舟楫不設進退不得爲之奈何

武侯問吳起曰吾與敵人卒然相遇大水
之澤傾覆車輪沉沒車轅水迫車騎舟楫
不曾設備進退皆不可得將爲之奈何

起對曰此謂水戰無用車騎且留其傍登高
四望必得水情知其廣狹盡其淺沉乃可爲
奇以勝之敵若絕水半渡而薄之深

吳起對曰此謂水戰車騎皆無所用且留
之於傍令人登高阜四望必得水之情然

知其水之廣狹。盡其水之淺深。乃可為奇。以取勝敵。若過水。令其半渡而迫之。

武侯問曰。天久連雨。馬陷車止。四面受敵。三軍驚駭。為之奈何。

武侯問吳起曰。天久連雨。馬陷沒。車停止。皆無所用。吾四面受敵。三軍驚駭。不安。將

為之奈何。

起對曰。凡用車者。陰濕則停。陽燥則起。貴高賤下。馳其強車。若進若止。必從其道。敵人若

起必逐其迹。

吳起對曰。凡用車戰者。天道陰濕則停止。陽燥則興起。貴隆高之地。賤卑下之處。馳騁其強車。若進若止。必由其道。敵人若起。必追逐其迹。庶無失也。

武侯問曰。暴寇卒來。掠吾田野。取吾牛馬。則如之何。

武侯問吳起曰。強暴之寇。卒然而來。剽掠吾田野。攘取吾牛馬。則如之何。一本作牛。

羊

起對曰暴寇之來必慮其強善守勿應彼將
暮去其裝必重其心必恐還退務速必有不
屬追而擊之其兵可覆

果起對曰暴寇初來必慮其勢力之強善
守吾壘勿輕出應之彼將暮晚而去其所
負載之物必重其心必恐懼還歸退去務
在急速必有不相連屬者若追而擊之其
兵可覆矣

果子曰凡攻敵圍城之道城邑既破各入其
宮御其祿秩收其器物軍之所至無刊其木
發其屋取其粟殺其六畜燔其積聚示民無
殘心其有請降許而安之

果子言凡攻敵圍城之道若城邑既破必
御其有祿秩之人收其器物之可用者軍
之所至無刊其樹木無發其房屋無取民
所食之粟無殺民之六畜六畜者馬牛犬
豕羊鷄也無燔燒官府之積聚示民無殘

虐之心其民有來請降者即聽許而安撫
之此章與司馬法所載之意同舊本御作
衛發作伐

勵士第六

勵士者以功之大小設為燕賞之禮
而激勵無功者篇中但言勵士之法

故以名篇凡一章

武侯問曰嚴刑明賞足以勝乎起對曰嚴明
之事臣不能悉雖然非可恃也夫發號施令

而人樂聞興師動衆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
人樂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

武侯問果起曰嚴刑罰明賞賜足以致勝
乎果起對曰嚴刑明賞之事臣不能悉論
之雖然非國家所倚恃者也夫發號施令
而使人樂聞興師動衆而使人樂趨於戰
交兵接刃而使人樂就其死此三者乃人
主之所倚恃也

武侯曰致之奈何對曰君舉有功而進鄉良之

無功而勵之

武侯問曰使人樂聞樂戰樂死將如何致之起對曰君舉前日有功者進於廟庭燕饗之無功者激勵之

於是武侯設坐廟庭為三行饗士大夫上功坐前行簡席兼重器上牢次功坐中行簡席器差減無功坐後行簡席無重器饗畢而出又頒賜有功者父母妻子於廟門外亦以功為差有死事之家歲使使者勞賜其父母著

不忘於心

於是武侯陳設坐席於廟庭之上分為三行以饗士大夫功之上者坐於前行簡席兼重器用上牢功之次者坐於中行簡席器比前行少減無功者坐於後行但有簡席而無重器燕饗畢而出又頒賜有功者父母妻子於廟庭之外亦以功為差等無功者不與也有死於王事者之家每歲遣使者以勞賜其父母著不忘於心

行之三年秦人興師臨於西河魏士聞之不
待吏令介胄而奮擊之者以萬數武侯召吳
起而謂曰子前日之教行矣

行饗士之禮至三年之久遇秦人興師臨
於西河境上魏士聞之不待將吏之令被
甲胄而奮擊者以萬數武侯召吳起而謂
曰子前者之教令行矣

起對曰臣聞人有短長氣有盛衰君試發無
功者五萬人臣請率以當之脫其不勝取笑

於諸侯失權於天下矣

吳起對曰臣聞人有短長氣有盛衰君試
發無功者五萬人臣請率以當秦兵脫有
不勝則取笑於隣國諸侯失權於天下衆
人矣起恐人不能致死而取敗也

今使一死賊伏於墻野千人追之莫不梟視
狼顧何者恐其暴起害已也是以一人投命
足懼千夫

今使一必死之賊隱伏空墻之野千人共

往追之莫不身視狼顧有畏懼之心此謂
何蓋恐其暴起而害已也是以一人能投
命足可懼千夫起欲人人致死而戰也梟
惡鳥也日午不見物故數視狼怯於行故
數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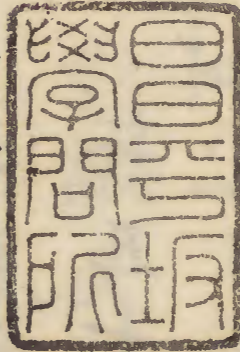
今臣以五萬之衆而爲一死賊率以討之固
難敵矣於是武侯從之兼車五百乘騎三千
匹而破秦五十萬衆此勵士之功也
今臣用五萬之衆而共爲一死賊率以討

之同心併力固難敵矣於是武侯從吳起
之言兼以兵車五百乘騎三千匹而破秦
兵五十萬衆此乃勵士之功也

先戰一日吳起令三軍曰諸吏士當從受敵
車騎與徒若車不得車騎不得騎徒不得徒
雖破軍皆無功故戰之日其令不煩而威鎮
天下

先戰前一日吳起號令三軍曰諸將吏士
卒當從吾令必受敵而無敗車騎與徒若

用車戰者不獲敵人之車用騎戰者不獲
敵人之騎用徒者不獲敵人之徒雖破秦
兵皆如無功故交戰之日其號令不煩擾
而威震天下



吳子直解卷之下終



